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十五回 送花籃蝦蟆打秋風 做喜樂度婆收賀份

話說陸書離了進玉樓，到了方來茶館，只見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齊在那裡。陸書與他們見禮入座，泡了茶來，吃著茶。陸書道：「三位哥哥、一位兄弟要代兄弟出氣，兄弟昨晚被人欺負。」眾人慌問何事。陸書將昨晚莫愛在進玉樓如何要留月香的鑲，如何罵他，後來還是花打鼓勸去，「兄弟氣悶了一夜。我在貴處人地生疏，要仰仗弟兄們大力。」賈銘、吳珍、魏璧聽了這話，道：「這還了得！陸兄弟在我們敝地被人欺負。我弟兄們怎麼過得去？不要陸兄弟出面，我們約幾個朋友先將這小莫子找尋著了，一打一拖，將他搭到縣門首，拼著花幾兩銀子，總要看他個樣子，他才曉得利害，嗣後才不敢得罪人呢。」袁猷沒有等他們說完，立起身來，走近陸書面前深深一揖。

陸書趕忙立起道：「三哥這是何故？」袁猷道：「賢弟，你不知道，那莫愛是我的姨弟，他與賢弟素不相識，並無芥蒂，諒非有心冒犯，大約也是酒後狂言。賢弟不必生怒，諸事包含，看愚兄分上，我將這畜生找著，帶到弟媳那裡負荆請罪。」陸書聽了這話，忙道：「三哥請坐，既是令親，不必說了。」賈銘道：「就是袁兄弟的令親，也不該得罪陸兄弟，禮是要服的。若不服禮，我們也不依。」袁猷道：「茶後，哥哥們先請到進玉樓，我去將這畜生找了去服禮。」陸書再三攔阻，賈銘們催著袁猷先出茶館去了。眾人又談了許多閒話，同著陸書出了方來茶館。

到了進玉樓月香房裡，見月香的病尚未全好，和衣睡在牀上。見他們來了，趕著立起身來招呼過眾人，邀請入座。陸書向月香道：「醫生可曾來過？」月香道：「適才來診過脈，叫我吃點清米湯，再吃一兩劑藥，就沒事了。」陸書將藥方要過來一看，喊人拿去配藥，喊老媽將燈開了與吳珍們過癮。

到午初時候，只見袁猷同著莫愛上了樓來，到了月香房裡。

才進了房，袁猷向陸書道：「賢弟，我們莫舍親昨晚實因酒後，不知賢弟在此，言語冒犯，今日特地過來賠罪。」陸書們看見他兩人進來，趕忙立起身來招呼，又見莫愛在那裡打拱作揖，陸書趕著還禮道：「總是自家弟兄，袁三哥何必如此蛇足，反叫兄弟過意不去。請坐，請坐！」翠雲、翠琴總請叫過了莫愛，又與賈銘們施禮入座，各道名姓，彼此說些套話。莫愛喊外場吩咐擺酒。陸書道：「在敝相知道裡，何能要哥哥作東？今日我的地主，改日再擾哥哥罷。」謙之至再，仍是陸書做了東，吃了一台酒。用過午飯，莫愛謝過陸書，辭別先行。吳珍在那裡過了癮，才同著賈銘、袁猷、魏璧去了。陸書仍在這裡服侍月香的病，未曾回去。

次早起來，月香的病已全好。那梳頭的老媽來到房裡，正代月香梳頭。陸書站在梳桌旁邊，裝水煙與月香吃。兩人正在鬥趣，有那素昔在教場裡拎跌博籃子的王小虎子，知道陸書與月香相好，拿茉莉花穿成一個大花籃，周圍有許多蝴蝶，想打陸書的秋風。王小虎子將花籃送到月香房裡，說道：「陸老爺在這裡呢，特地送來與老爺同月相公聞香的。」月香忙將花籃拾過來一看，穿的十分工巧，將近有二千多個茉莉花朵。遂喊老媽將花籃接過，掛在帳子裡面。陸書在銀衣內拿出兩塊洋錢遞與王小虎子道：「難為你，拿去打個酒吃吃罷。」王小虎子道：「多謝陸老爺。」拿著洋錢去了。

陸書見月香病已痊癒，百般樣好飲食弄與月香滋補調養。

這一日，陸書請賈銘們四人在月香房裡吃酒，用過午飯，過癮的過癮，閒談的閒談。只見蕭老媽媽子上樓到了房裡，請叫過眾人，遂坐下道：「五位老爺，我有句話奉申。我家年例要做平安喜樂會，前日因月相公身體不爽，我老媽媽子在家神灶君前也不知磕了多少頭，禱祝保佑月相公病體痊癒，趕緊做會還福。莫道無神卻有神，果然菩薩有靈，第二日月相公的病就好了。如今我已擇定日期，六月十一日安壇，十二日一天一夜大會，兩事上並謝謝菩薩。我家的事不能叫陸老爺一人破鈔，陸老爺你大大的出我老媽媽子個賀份，其餘牲禮、香燭一切糜費，總是我老媽媽子包足。十二日，還要請諸位老爺同貴相知眾位相公賞臉，來看會玩玩。不知諸位老爺可賞我老媽媽子光呢？」

陸書聽見代月香還福，他也不知揚城做喜樂會不消多少銀錢，便說道：「我諸事不管，貼你十兩銀子罷。」蕭老媽媽子道：「就這樣，那裡同你老爺較量呢。」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道：「我們四人定來道喜。鳳相公們也是要來的，你不必打發人去請，我們代你道達罷。」蕭老媽媽子道：「人熟禮不熟，那有不請之理。」又叮囑幾句，下樓去了。賈銘們要請陸書到強大家擺酒吃晚飯，月香不肯讓陸書出門。賈銘們將陸書、月香嘲笑了一陣，辭別去了。

時光易過，到了六月十一日期。這日午後。有四五個端工，楊城俗名香火，挑了一擔所用物件，以及神牌、畫軸，到了進玉樓裡。在樓下中一間掛了東嶽天齊仁元聖帝、消災降福都天■王大帝、泰山娘娘神像，又擺了各部神祇畫像牌位，掛起長幡榜文。又向蕭老媽媽子要了許多米，並紅紮瓣扣的本命錢，結一桿小秤，一面把鏡。安設門案，設了香爐、燭台，擺好壇場。鑼鼓喧天，開壇灑淨，召將請神。安了壇，吃了晚飯，端工散去。

次日黎明時候，有八九個端工早已來到，敲鑼擊鼓，開壇請神。又用一根長木縛著竹枝，扯起大紙幡。端工念了一回，各用早點、早面。陸書、月香聽那鑼鼓聲，也就早起來。

月香忙著叫人梳頭，打扮完畢。到了午初時候，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一齊來到，每人一塊洋錢賀份。蕭老媽媽子收下謝過，邀請眾人到月香房裡。陸書、月香招呼入座，吃煙閒談。

還有別的客家，各人總有賀份，另在翠雲、翠琴房裡起坐。鳳林、雙林、桂林、巧雲早間就著人送了賀禮。蕭老媽媽子又著人去邀請。到了午正時候，鳳林們四人方才各乘小轎到了進玉樓，下了小轎進來。翠雲、翠琴接著，看見鳳林們總皆打扮得花團錦簇，邀至裡面賀喜已畢，請到樓上與賈銘們一處起坐，擺過點心，總請到樓下看會。

只見那些端工頭上用元（玄）綢包頭，紮著紙帽子，身上穿著道士法衣，口裡不知念些什麼，說是申文上表。又有一個端工，將發瓣扣了紅頭繩同幾個青銅錢，捧著瓣於，赤著膊，係著青布裙子，拿了一把廚刀，說是開財門。在那膀臂划出血來，有茶碗接著，又將那些血汰在各人房門框上，在那各人房裡亂繞亂跳。又將紅竹箸放在各門坎上，用廚刀一剝兩段，那兇惡之像，唬得這些女相公各人抓住相好的藏藏躲躲。端工跳畢，放了旺鞭。

月香邀著眾人上樓用過午飯。那些端工們將一張方桌抬放天井之中，擺設香案，又擺了一盤豬大腸、小腸，敲著銅鼓，轉著方桌，哼著、念著，叫做轉花盤。又有一個端工，敲著一面大鑼，坐在神前，唱的什麼「張祥買嫁妝，被白寡婦謀害」。

那些相公聽了。疑是真事，吁嗟感歎。這端工唱畢，又有一個端工穿著青布褂裙，戴起娘娘帽兒，胡言亂語跳娘娘，引著鳳林們笑不住口。

晚間擺了酒席，翠雲邀請眾人入席，歡呼暢飲。席散之後，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代鳳林、桂林、雙林、巧雲開發票子汰化端工，又把江湖禮，大眾告辭。翠雲、翠琴、月香留他們看夜會，眾人不肯，辭別去了。別的房裡，客家擺了晚酒，汰化過端工，也各散了。只有陸書在月香房裡未走。

到了夜裡，那些端工們又跳五十三參，裝神裝鬼翻筋斗，拿蠟燭台變戲法，各種玩意。又裝了幾個燒肉香的和尚，打趣眾人要錢。陸書、月香又賞了兩張票子，翠雲、翠琴也賞了錢文。那《揚州煙花竹枝詞》九十九首內有一首道：

百計千方哄客銀，藉名喜樂說酬神。

財門開過娘娘跳，便宜端工看女人。

一夜鑼鼓喧天，直鬧到天明，方才結壇了會。陸書又代月香把了喜錢，那些端工們挑了擔子散去。

陸書為色所迷，只顧朝歡暮樂，竟忘記了來揚所做何事，也不划算帶來的銀子已經花用若干。月香看龍船那時，聽見賈銘說是揚州六月十八日湖上大為熱鬧，遂問陸書道：「我前日患病，曾允下往觀音山燒香。這兩日睡覺，才合上眼就夢見觀音菩薩站在面前。菩薩是十九日聖誕，我同你商議，十八日僱一隻船同我去燒香了願。」陸書道：「我聞得六月十八日揚州湖上甚是熱鬧，我們兩人前去燒香，寂寞無趣。不如叫一隻大船，將賈大哥們同鳳相公們總請了出去，一則讓你燒香了願，二則大家熱鬧一日，見識些揚州風景，豈不好嗎？」月香道：